

发表意见

相关报道

编辑热线

各期杂志

南沙主权碑下的故事（4）

■吴瑞虎

南沙最鄙视的东西：眼泪。笑傲艰辛与苦难，是守礁人最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也是他们寻常而又平凡的风采。

南沙没有眼泪 新兵李钢上礁前就牢牢记住了礁长叶彪的这句口头禅，表示一定要做一个军营男子汉，做到“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”。没想到，在上南沙的路上，他就偷偷地开始流泪了。大海无风三尺浪。东北季风使大海怒涛翻卷，涌浪翻滚，运输船被滔滔涌浪猛烈地摇晃着、推搡着，经受着地震一般的“海震”。船上大多数人都晕船了。从没坐过船的李钢晕得痛不欲生。他说当时的情景是：“一言不发，两眼发呆，三餐不进，四肢无力，五脏翻腾，六神无主，七上八下，九久吐不止，十分难受，只想跳海。”于是，他偷偷地哭了，眼泪止不往下流。正好被礁长看到了，轻声对他说：“浪再大也在船底下。有啥好哭的。”李钢止住了泪。因为他发现整条船里，有晕船的战士，但没有流泪的兵。

从此，李钢不再流泪。尽管南沙时刻要流血流汗，真的要掉皮掉肉。南沙是“火海”，离赤道只有3个纬度线，太阳一出海面就直射礁盘。中午最热的时候，地面温度高达60多度。在哨塔上站哨时，一班岗下来，衣服尽是汗渍，皮肤从发红发烫到发痛，第二天一摸就掉一层皮。李钢把皮夹在笔记本里，旁边写上“今天站哨，晒掉一层皮，立此存照。”

南沙是“湿海”，空气一捏一把水，晒干一把盐。人呆在那里就象泡在浆糊里，一天到晚都是粘乎乎的。这种湿热，穿心透骨，头痛欲裂。李钢象许多守礁官兵一样，患有头晕病、失眠症、关节炎、肩周炎等疾病。但他给父母的信中用《一封家书》的音节写道：“儿在南沙，挺好的，爸爸妈妈，不要牵挂……”

南沙是“苦海”，南沙缺水少菜，守礁官兵长年累月吃罐头，吃得大家口腔溃疡，李钢象不少战士一样，患了“罐头病”，见到罐头就吐酸水，直犯恶心。吃不下，睡不好，条件艰苦，自然要掉肉，上礁前75公斤重的李钢，下礁时整整少了10公斤。

南沙是“险海”，常年狂风不断，海啸常驻。特别是7月到10月的台风季节，礁堡上常常山呼海啸，风声和着浪声轰如雷鸣，惊天动地。那天，李钢在哨位上，亲眼看到12级台风掀起的巨浪扑上7米多高的房顶，将支撑天线的碗口般粗的钢管拦腰折断，一次又一次地将李钢掀翻在地，苦涩的海水灌得他频频呕吐，但他一直坚持在岗位上与台风拼斗，直到台风败退。李钢说，这样的事在南沙是“家常便饭”。李钢还和记者讲到了遭遇鲨鱼的一场战斗：“上回，我们搞礁磐抗登陆训练，一群鲨鱼突然袭来，礁长命令大家迅速撤上礁盘，可我的一只脚卡在了礁石缝里，怎么也拔不出来，此时离我仅一步之遥的鲨鱼，狠狠地扑了上来，一口撕去了我的一条裤管，我掉头就给鲨鱼一梭子。那家伙一甩尾巴，将我掀翻在海中，我顺着这股劲儿，赶紧爬上了礁盘。”

李钢神采飞扬讲着这些故事，记者们早已停下手中的笔，满眼是泪。李钢好象意识到了什么，拉着记者的手恳求：“这些事别登报，我妈妈见了会担心的。”

守礁官兵说，这些苦难艰险，比起亲人牵挂之“苦”，不被理解之“苦”，就算不了什么了。渚碧礁副礁长刘清泉1999年3月，守

礁刚回到大陆，两封电报让他欲哭无泪。一封是“母病故，速归”。一看日期已整整过了18天。一封是“速办离婚手续”。刘清泉把自己关进了房间，抱着一堆海石花，呜呜大哭。这是他为母亲采集的海石花。母亲几次住院，他都在守礁。此次上礁后，他拣了许多海石花，准备一上大陆就给母亲送去。可母亲竟来不及与他告别就离他而去。一会他又握着一对漂亮的虎斑贝心酸。这是他准备送给妻子的，而妻子竟要与他分手.....。然而，当刘清泉出现在战友面前时，脸上没有泪痕。

关闭本页